

特別企劃—淡江七閒 好山好水：鍾文音（作家）

專訪

我讀淡江大傳系不是誤打誤撞的，是刻意選的，年輕時的我總想讀新聞相關科系，雖然那時候我已經很喜歡文學了，但卻自以為不需要讀中文系（現在有點後悔），我當時很渴望的是影像世界，我甚至放棄比較好的學校（因為只有中文科系）而選擇了淡江的大傳系。

事實上我也是選對的，我發現我很適合淡江的生活，不鬆不緊，有認真學習的環境，但更有許多閒逸感。尤其是近北海岸，假日時我們常驅車去看海。或者隨意騎個摩托車，就去淡海賞落日，或夜遊。

我喜歡淡江這樣的氛圍。離市區不遠，離郊區也近，在市井繁華裡，感受余胸中自有丘壑，大隱隱於市的學習環境。

淡江生活也是我第一次和別人「同居」之地，自強館和松濤館，對許多淡江女生而言，幾乎是回憶的必然地圖。

過去我常一個人，直到上大學住校有了室友才打破我的夜晚孤獨狀態，有室友的生活日夜有人為伍，生日派對在那幾年的宿舍舉行。室友C獅子座，年年受她吆喝，生日好玩極了，做造型、遊戲、跳舞、聊天，蛋糕吃了，相也照了，還是餓，恰巧賣肉粽的打從宿舍經過，當時有門禁，我們住六樓，還把繩子綁上放了錢的鐵製水桶拋下去，然後拉上來七粒粽子。隔日，整個宿舍空間瀟灑睡意，眾人皆睡過頭，七個人全翹了英文課，自此淡江「七閒」封上了號。

這是我青春人生最熱鬧的派對光景，狂歡竟夜且曲終人不散，蓋因全住在一塊，故無曲終人散的悵悵然。以致於回想起來，都覺此是生命少數片段的甜美生活。派對，起先的期待若要不幻滅，除了過程盡興，還得結局安然。

我永遠記得宿舍生日派對在舍監屢次來干擾後終於在三點捻上熄燈號，眾女子各自爬上床鋪，彼時我們十八啣噓，未久即快速聽到室友的鼾聲、囁語和磨牙聲，我未睡著，月光爬進鐵架子的床，我聞著方才熱鬧的喧嘩氣味，卻遍尋不著，只有那擱在牆角的蛋糕盒子讓我感到曾經此地發生過一場驚天動地的青春派對，曾經六個少女談十年後若彼此再相遇不知會是何等光景？然後開始又八卦著誰喜歡誰，獅子座神秘宣稱班上最屌的痞子喜歡我，我聽了心想就是那小子啊，我看他的自以為酷德行就有氣呢，但聽說喜歡我心裡也覺得怪怪的，忙說哪有啦，拜託。室友A潑猴說，我們班的男

生還偷偷票選誰的腿最美，誰的頭髮最美等無聊事，於是換我們開始論說男人。

時光溜走經年，喀嚓喀嚓快門聲的照片幫我偷偷往前修改時間，我開始記憶那淡江時的我，那是一個怎樣的我，我看到我當時的混沌蒼白，曾經許願終老的大學男友早已成陌生人。但我的人生卻很清楚，清楚到我的創作只能一枝筆、一台電腦、一部相機和一盒彩料。

這也許也是淡江生活帶來的人生作用力。淡江有著名的「五虎崗文學獎」，我現在已是評審了，但回顧過往，深切知道這可是培養文學家的大搖籃呢。

這些年來我又回到大學前的孤身生活狀態，我非常喜愛一個人，雖然我也很愛伴侶，但永遠不會放棄一個人，一個人意味著我的寫作和我的繪畫的極致完成。

而我現在已將淡江的生日派對，延伸成世界版圖裡的旅人派對。

是淡江讓我有一種當旅人的況味，我日後喜歡上旅行，也許是淡江的生活所培養的吧。這好山好水，只有淡江有。於是淡江人可以進入繁華，也能享受孤獨。（照片鍾文音提供）

2011/07/07



鍾文音（作家）

